

## 《梅龙镇》（一名：《游龙戏凤》；一名：《下江南》）

### 主要角色

正德帝：老生，武生巾，风帽，内罩黄道袍，外穿蓝道袍，红彩裤，穿厚底，手执扇子

李凤姐：旦，头梳抓髻，穿粉红裤袄，系饭袋和四喜帚，彩鞋，白袜子，手绢

### 情节

正德帝私游大同，过李龙酒店，见李龙之妹李凤姐美，乃加调戏。后实告以皇帝身份，封李凤姐为妃。

### 根据崔华授课本整理

#### 【第一场】

正德帝（内白） 嗯哼！

（小毛锣，正德帝作军家打扮上。）

正德帝（引子） 离金阙暗藏珠宝，游天下察访民情。

（正德帝归大座。）

正德帝（念） 大明一统锦山河，国家闲暇太平歌。孤王离了燕京地，闻得大同景致多。  
（白） 孤，大明天子明武宗在位，自孤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孤来到梅龙镇上，住在李龙店中。是他言道用茶用酒，响动木马，自有人来。今晚闲坐无事，我不免试它一回便了！

（四平调） 有寡人离了燕京地，  
梅龙镇上且散心。  
将玉玺交与龙国太，  
朝中大事托付了众卿。  
孤忙将木马儿一声响，  
唤出提茶送酒的人。

（白） 酒保！

李凤姐（内白） 来了！

（李凤姐托酒盘上。）

李凤姐（四平调） 自幼儿生长在梅龙镇，  
兄妹卖酒度光阴。  
我哥哥临行时对我论：  
他说道前堂有一位军人。  
我这里捧香茶将他来敬，

正德帝（白） 大姐！

李凤姐（白） 啐！

（四平调） 紧忙回转绣房门，啊……我弹一弹灰尘。

（李凤姐的腰巾拖在地上，才拾起来。）

李凤姐（白） 呀呀啐！

（李凤姐从上场门下。）

正德帝（笑） 哈哈……

（四平调） 好花儿生在深山内，  
美女出在这小地名。  
孤忙将木马二声震，

李凤姐（四平调） 后面来了卖酒的人。

正德帝（白） 酒保！酒保！

李凤姐（白） 无有酒保，倒有个酒大姐在此吆。

正德帝（白） 啊呀呀！好大的口气呀！呃，也罢！以酒为名，叫她一声。啊！酒大姐。

李凤姐（白） 军爷。

正德帝（白） 方才那位汉子他是何人？

李凤姐 (白) 他是我家哥哥。  
 正德帝 (白) 叫什么名字?  
 李凤姐 (白) 他叫李龙。  
 正德帝 (白) 喔! 他叫李龙。你叫什么?  
 李凤姐 (白) 我么, 我是无有名字的。  
 正德帝 (白) 暖! 人生天地之间, 哪有无有名字的道理呀?  
 李凤姐 (白) 名字倒有, 说出来只怕军爷你叫哇。  
 正德帝 (白) 为君的不叫就是。  
 李凤姐 (白) 哦, 军爷不叫?  
 正德帝 (白) 不叫。  
 李凤姐 (白) 如此, 我叫……  
 正德帝 (白) 叫什么?  
 李凤姐 (白) 我叫……噢, 我姓李吆。  
 正德帝 (白) 暖! 我原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  
 李凤姐 (白) 我叫……  
 (李凤姐贴近正德帝耳边, 小声。)  
 李凤姐 (白) 李凤姐。  
 正德帝 (白) 嗨, 好一个李凤姐吆!  
 李凤姐 (白) 拿名字来还我!  
 正德帝 (白) 话出如风, 怎能还你?  
 李凤姐 (白) 方才说过不叫, 怎么又叫起来了?  
 正德帝 (白) 为军的乃是顺口答应。  
 李凤姐 (白) 下次不可!  
 正德帝 (白) 下次不叫。  
 李凤姐 (白) 军爷, 唤我何事呀?  
 正德帝 李凤姐 (白) 我这里有三等酒饭。  
 正德帝 (白) 哪三等?  
 李凤姐 (白) 上中下三等。  
 正德帝 (白) 这上等的何人所用?  
 李凤姐 (白) 来往官员。  
 正德帝 (白) 中等的呢?  
 李凤姐 (白) 买卖客商。  
 正德帝 (白) 这下等的呢?  
 李凤姐 (白) 这下等的么……不说也罢。  
 正德帝 (白) 为何不讲呀?  
 李凤姐 (白) 说出来, 怕军爷着恼哇。  
 正德帝 (白) 为军的不恼就是。  
 李凤姐 (白) 军爷不恼?  
 正德帝 (白) 不恼。  
 李凤姐 (白) 这下等的酒饭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之人所用。  
 正德帝 (白) 啊呀, 且住! 吃粮当军之人有这些个苦处! 也罢, 此番回得朝去, 我要犒赏他们。  
 啊, 酒大姐, 你将这上等的酒饭摆上一席, 为军的我用啊。  
 李凤姐 (白) 军爷要吃这上等的酒饭么?  
 正德帝 (白) 正是。  
 李凤姐 (白) 打个哑谜, 你可晓得?  
 正德帝 (白) 为军的我最喜哑谜, 快些讲来。  
 李凤姐 (白) 有道是, 行船?  
 正德帝 (白) 船钱。  
 李凤姐 (白) 住店?  
 正德帝 (白) 店钱。  
 李凤姐 (白) 这吃酒呢?  
 正德帝 (白) 呃, 少不得要酒后哇……

李凤姐 (白) 啐! 连酒钱都不会说, 还说什么酒后哇。

正德帝 (白) 听你之言, 敢莫是要钱哪?

李凤姐 (白) 我倒不要钱。

正德帝 (白) 哪个要钱?

李凤姐 (白) 我哥哥回来, 他向我要钱。

正德帝 (白) 好好好, 既是要钱就好办的了。大姐, 将帘门卷呐起!

李凤姐 (白) 是。

正德帝 (四平调) 好一个乖巧李凤姐,  
未曾饮酒将钱问。  
龙袍袖内摸一把,  
白晃晃取出一银。  
(白) 拿去。

李凤姐 (白) 放下。

正德帝 (白) 为什么要放下?

李凤姐 (白) 你可晓得男女授受不亲哪?

正德帝 (白) 男女授受不亲。喔喔喔, 放下, 放在何处?

李凤姐 (白) 放在桌儿上。

正德帝 (白) 桌儿是光的, 银子是圆的, 掉在地下那还了得!

李凤姐 (白) 滚在地下有我来拣呐。

正德帝 (白) 为军的我怕呀。

李凤姐 (白) 你怕什么?

正德帝 (白) 我怕闪了大姐你的腰哇!

李凤姐 (白) 闪了我的腰, 与你什么相干?

正德帝 (白) 我心疼哪。

李凤姐 (白) 我自己都不心疼, 要你来心疼做什么? 放下!

正德帝 (白) 哦哦哦, 放下就放呃下。  
(正德帝用扇遮银子。)

李凤姐 (白) 呀! 军爷敢是舍不得?

正德帝 (白) 为军的舍得。只怕大姐你舍不得。

李凤姐 (白) 啊呀, 且住! 看这军爷有些不老实, 待我来哄他一哄。  
军爷你进得店来, 可曾看见一幅古画?

正德帝 (白) 古画? 为君的我最喜古画, 古画在哪里?

李凤姐 (白) 在那里。

正德帝 (白) 在哪里? 在哪里?  
(李凤姐将银子拿在手中。)

李凤姐 (白) 军爷, 银子在这里吆。

正德帝 (白) 倒被她诓了去了。

李凤姐 (四平调) 我这里接过银一锭,  
问声军爷几个人?

正德帝 (四平调) 为军的一人一马骑,

李凤姐 (四平调) 一人用不了这许多银。  
(白) 银子多了。

正德帝 (白) 人的饭食, 马的草料。

李凤姐 (白) 哦, 人的草料, 马的饭食。

正德帝 (白) 呃! 人的饭食, 马的草料。

李凤姐 (白) 还多。

正德帝 (白) 还多, 那就送与大姐买花戴呀。

李凤姐 (白) 多谢军爷。军爷请哪!

正德帝 (白) 请到哪里?

李凤姐 (白) 请到客堂。

正德帝 (白) 为军的正要到你的卧房走走哇。

李凤姐 (白) 哎! 客堂吆!

正德帝 (白) 哎! 客堂吆! 哈哈。

(行弦。)

正德帝 (白) 大姐，这是哪个的卧房？

李凤姐 (白) 这是我哥哥的卧房。

正德帝 (白) 哎呀！肮脏得很么。啊，大姐，这是哪个的卧房？

李凤姐 (白) 这是我的卧房。

正德帝 (白) 我正要到你的卧房瞻仰瞻仰啊。

李凤姐 (白) 哎！你可晓得男女有别哪？

正德帝 (白) 哎呀呀！这个丫头也晓得男女有别。有趣，有趣呀，哈哈。

(四平调)

(白) 龙行虎步把客堂进，  
大姐，你怎么将门关起来了？

李凤姐 (白) 遇见你们这样之人，门户是不得不紧呐。

正德帝 (白) 这梅龙镇上好紧的门户呀！哈哈

(正德帝从下场门下。)

李凤姐 (白) 啐！

(四平调)

回身儿带上两扇门，啊啊啊，啊，两扇门。

(李凤姐摆酒。)

李凤姐 (四平调)

我这里好酒来摆定，  
忙将军爷请一声。

(白)

军爷请出来吃酒哇，哎，军爷请出来吃酒呀！哎呀呀，你看这个人倒也有趣方才叫他进去，他不进去。如今叫他出来，他又不出来了。为了军爷一席酒，脏了我一双手，待我打水净手么。

(李凤姐洗手，正德帝暗上抱李凤姐，李凤姐挣脱。)

正德帝 (白) 呃，这梅龙镇上好高的房子！

李凤姐 (白) 房子，房子，我打你一盘子。

正德帝 (白) 怎么打起为军的来了哇？

李凤姐 (白) 你这个人进得店来，上也瞧瞧，下也看看。难道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好看的？

正德帝 (白) 哦，不是啊。大姐你生得标致，长得漂亮，为军的我爱看哪！

李凤姐 (白) 哦？长得好看，军爷爱看？

正德帝 (白) 实实在在地爱看。

李凤姐 (白) 如此，你就请看。

正德帝 (白) 喂呀呀！她倒大方起来了。我倒要瞻仰瞻仰。

好！

李凤姐 (白) 好嘛？再看看！

正德帝 (白) 再看看，我就再看看。啊呀呀！越看越好哇。

李凤姐 (白) 再看看！

正德帝 (白) 哦么，不看了，不看了。

李凤姐 (白) 真的不看了？

正德帝 (白) 我看够了哇。

李凤姐 (白) 哼！我若不看你这是我店中的客官，我就要骂你！

正德帝 (白) 啊？你要骂我？

李凤姐 (白) 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打你！

正德帝 (白) 这倒巧得很哪！为军的出世以来，还不曾挨过打。今日就请大姐一双玉手打上几下，为军的我要尝上一尝。

(正德帝伸手。)

李凤姐 (白) 军爷让我打？

正德帝 (白) 让你打。

李凤姐 (白) 如此，我就……，哎呀呀！不打了。

正德帝 (白) 为何不打了？

李凤姐 (白) 我怕军爷着恼。

正德帝 (白) 为军的不恼就是。

李凤姐 (白) 军爷不恼？如此，我就打打打，呀啐！

(李凤姐从上场门下。)

正德帝 (笑) 哈哈……  
(四平调) 这佳人性情真清呐爽，  
恰似嫦娥下天凡。  
将木马连声响，

(李凤姐上。)

李凤姐 (四平调) 想是茶寒酒又凉。  
正德帝 (白) 酒保，酒保！  
李凤姐 (白) 来了，来了！敢是茶寒了？  
正德帝 (白) 不寒。  
李凤姐 (白) 酒冷了？  
正德帝 (白) 不冷。  
李凤姐 (白) 茶也不寒，酒也不凉，将我们桌儿敲敲打打，打坏了，是要你赔的！  
正德帝 (白) 慢说是这一张桌儿，就是大姐你……  
李凤姐 (白) 啊？  
正德帝 (白) 我说的是这一张桌儿呀！为军的我是包的起，赔的着哇。  
李凤姐 (白) 说话要明白些。  
正德帝 (白) 本来明白。  
李凤姐 (白) 唤我何事？  
正德帝 (白) 我来问你，这席酒是哪个摆的？  
李凤姐 (白) 是我摆的。可好？  
正德帝 (白) 好却好。缺少两样物件。  
李凤姐 (白) 哪两样？  
正德帝 (白) 青楼女子霜罗敷，红粉佳人白嫦娥。  
李凤姐 (白) 哦，白萝卜我们这里是不上酒席的。军爷要吃，待我取来。  
正德帝 (白) 呃，回来，回来！不是那样物件呐。  
李凤姐 (白) 是什么东西？  
正德帝 (白) 我说的是那穿红挂绿的大姐  
李凤姐 (白) 军爷问的是那些姐儿们么？  
正德帝 (白) 嗯，不错。  
李凤姐 (白) 先前倒有。  
正德帝 (白) 如今呢？  
李凤姐 (白) 被官府查禁了。慢说无有，就是有，这夜半三更，叫我们女孩儿家到哪里去寻？  
哪里去找？  
正德帝 (白) 着啊！大姐，我们商量商量。  
李凤姐 (白) 商议什么？  
正德帝 (白) 就烦大姐斟上一杯，如何？  
李凤姐 (白) 我们只管卖酒，不会斟酒。  
正德帝 (白) 斟斟何妨啊？  
李凤姐 (白) 不斟。  
正德帝 (白) 当真不斟？  
李凤姐 (白) 不斟。  
正德帝 (白) 好，酒我不吃了，拿银子来还我吧！  
李凤姐 (白) 待我取来。  
正德帝 (白) 呃，回来！你来看，这席酒被我吃残，银子被我拿去，你哥哥回来，你将何言答对啊？  
李凤姐 (白) 哎呀！是啊，如今酒也被他吃残了，我哥哥回来我拿何言答对啊？有了，待我来哄他一哄。啊，军爷，你们那里老鼠儿是什么颜色？  
正德帝 (白) 自然是灰色的。  
李凤姐 (白) 我们这里是白的。  
正德帝 (白) 白老鼠不曾见过。  
李凤姐 (白) 哎呀，它出来了！  
正德帝 (白) 在哪里？  
李凤姐 (白) 在那里。

正德帝 (白) 在哪里?  
(李凤姐将酒斟好。)

李凤姐 (白) 军爷, 在这里吆。  
正德帝 (白) 这杯酒是哪个斟的?  
李凤姐 (白) 是我斟的, 可好哇?  
正德帝 (白) 这样斟法, 十杯八杯何足道哉!  
李凤姐 (白) 你要怎样的斟法呢?  
正德帝 (白) 我要大姐你的手斟上一杯酒, 你的手送与我的手, 我的手再送入我的口。吃了下去, 那才算得。

李凤姐 (白) 我手上有糖?  
正德帝 (白) 无糖。  
李凤姐 (白) 有蜜?  
正德帝 (白) 无蜜。  
李凤姐 (白) 无糖, 无蜜, 为何要我来斟酒?  
正德帝 (白) 嘿嘿, 为军的我喜的就是这个样儿。  
李凤姐 (白) 哦, 花钱的老爷就喜欢这个调调儿。我哇, 就恼的这个调调儿。  
正德帝 (白) 你斟是不斟?  
李凤姐 (白) 不斟。  
正德帝 (白) 好, 拿银子来还我吧。  
李凤姐 (白) 待我取来。  
正德帝 (白) 呃, 回来。你可晓得我这银子的来路?  
李凤姐 (白) 难道说是做强盗打抢来的不成?  
正德帝 (白) 不错, 正是做响马打抢来的。不犯事便罢。倘若犯下事来, 将你兄妹二人攀扯在内, 看你怎生得了! 这银子我不要了, 酒我也不吃了, 我要走了哇。

李凤姐 (白) 军爷回来。  
正德帝 (白) 何事啊?  
李凤姐 (白) 我们商议商议。  
正德帝 (白) 你我商议商议。  
李凤姐 (白) 我的心与口商议。  
正德帝 (白) 快去商议。我还等着吃酒呢。  
李凤姐 (白) 哎呀, 且住! 想他这银子乃是打劫来的。不犯事便罢。倘若犯事, 将我兄弟攀扯在内, 这便如何是好? 哥哥呀, 哥哥, 今日也卖酒, 明日也卖酒这就是卖酒的下场哇。

(李凤姐斟酒。)

李凤姐 (四平调) 无奈何斟上了酒一杯,  
尊声军爷饮杯巡。  
正德帝 (四平调) 孤王我有意将她戏,  
看她知呃情不知情。

正德帝 (白) 干!  
(正德帝戏搔挠李凤姐手心。)

李凤姐 (白) 干你娘的心肝!  
正德帝 (白) 怎么骂起来了?  
李凤姐 (白) 你这个人, 吃酒便吃酒, 怎么将我的手心搔了一把, 是何道理?  
正德帝 (白) 哦, 想是为军的这几日未曾跑马射箭, 指甲养的长了, 碰着大姐, 也是有的。  
李凤姐 (白) 我的指甲也长了, 怎么碰不着你呢?  
正德帝 (白) 唉呀! 大姐原来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呐。你来看, 为军的生就是一双粗手, 大姐来着, 任凭你就着上几下。

李凤姐 (白) 军爷让我来着, 如此我就.....  
正德帝 (白) 着呀!  
李凤姐 (白) 不着了。  
正德帝 (白) 怎么不着了?  
李凤姐 (白) 我还未曾着你, 你倒先翘起来了。  
正德帝 (白) 好好好, 放平些, 放平些。

李凤姐 (白) 如此，我就着着着。  
 正德帝 (笑) 哈哈……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月儿弯弯照天下，  
 问声军爷你住哪家？  
 正德帝 (西皮流水板) 大姐不必细盘查，  
 天底下就哇是我的家。  
 李凤姐 (白) 住了！一个人不住在天底下，难道还住在天上不成？  
 正德帝 (白) 我的住处与旁人不同呢。  
 李凤姐 (白) 怎样不同？  
 正德帝 (白) 北京城内有个大圈圈，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呐。  
 李凤姐 (白) 好像我认得你呀。  
 正德帝 (白) 你认得我是哪一个？  
 李凤姐 (白) 你就是我家哥哥……  
 正德帝 (白) 什么？  
 李凤姐 (白) 的大舅子呀。  
 正德帝 (白) 休得胡言！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军爷做事理太差，  
 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正德帝 (西皮流水板) 好人家来歹人家，  
 不该斜插海棠花。  
 扭扭捏捏真潇洒，  
 风流就在这朵海棠花。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海棠花来海棠花，  
 反被军爷取笑咱。  
 将花不戴丢地下，  
 走向前去我踩碎了它。  
 正德帝 (西皮流水板) 李凤姐做事差，  
 不该踏坏海棠花。  
 为军的将花忙拾起，  
 来来来，我与你插……啊啊啊，插上这朵海棠花。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凤姐一见事有差，  
 绣房之内我就躲避他。  
 (正德帝下。)  
 正德帝 (笑) 哈哈。  
 (西皮散板) 任你上天把地下，  
 孤王赶你到天涯。  
 (正德帝下。)

## 【第二场】

(李凤姐上，正德帝摘去风帽上。)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前面走的李凤姐，  
 正德帝 (西皮流水板) 后面跟随正德帝君。  
 李凤姐 (西皮流水板) 用手关上门两扇，  
 正德帝 (西皮流水板) 叫声大姐快开门！  
 (白) 开门来！开门来！  
 李凤姐 (白) 不开门。  
 正德帝 (白) 为何不开？  
 李凤姐 (白) 等我哥哥回来，我再开。  
 正德帝 (白) 你哥哥今晚不回来，  
 李凤姐 (白) 今晚不开。  
 正德帝 (白) 明天不回来，

李凤姐 (白) 明天不开。

正德帝 (白) 一辈子不回来，

李凤姐 (白) 我呀，就一辈子不开。

正德帝 (白) 啊哈哈，倔强得可爱呀。嗯，有了，待我骗她一骗。

啊，李龙哥，你回来了！你们这店中啊，酒是残的，茶是凉的，我不住了。算清帐目，我要走了。请了，请了！

李凤姐 (白) 哎呀呀！我哥哥回来了，待我开门。

(李凤姐开门，正德帝掩了进去。)

李凤姐 (白) 哥哥在哪里？哥哥在哪里？哥哥在……

正德帝 (白) 在这里。

李凤姐 (白) 啐！你这人前庭跑到后院，从后院赶到卧房，是何道理？快些出去！

正德帝 (白) 我是不出去呀。

李凤姐 (白) 你不出去，我就要喊叫。

正德帝 (白) 喊叫我什么？

李凤姐 (白) 我喊叫你杀人。

正德帝 (白) 你来看，我手中无刀，怎能杀人？

李凤姐 (白) 你的心比刀还要厉害。你与我出去！

正德帝 (白) 我是不出去。

李凤姐 (白) 如此，我就喊叫了。

正德帝 (白) 任凭你喊叫。

李凤姐 (白) 嗨！乡邻……

正德帝 (白) 慢来，慢来。啊呀，且住！这个丫头真个喊叫起来，惊动乡邻地保，我君臣见面多有不便呐。也罢！我不免对她说明，她若有福，封她一宫；她若无福，打马走去。

啊，酒大姐，你可认识我呀？

李凤姐 (白) 我好像认识你。

正德帝 (白) 喔，我是哪一个哇？

李凤姐 (白)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呀，是个二混张。

正德帝 (白) 休得胡言！我乃当今正德帝天子。

李凤姐 (白) 走开！

正德帝 (白) 好好好，走开。

李凤姐 (白) 你认识我嘛？

正德帝 (白) 你不过就是个卖酒的丫头啊。

李凤姐 (白) 哎！我是当今明武宗天子…

正德帝 (白) 什么？

李凤姐 (白) 他的娘呀。

正德帝 (白) 放肆！有道是龙行有宝。

李凤姐 (白) 有宝献宝。

正德帝 (白) 无宝呢？

李凤姐 (白) 看你的现世宝哇。

正德帝 (白) 李凤姐观宝。

(四平调) 将飞龙头上拿摘去，  
避尘珠照得满堂红。  
叫一声呐李凤姐来观宝，  
(白) 呃呃，男女有别。哈哈……  
(四平调) 哪一个大胆敢穿龙袍，啊啊啊，啊啊，五爪的金龙。

李凤姐 (白) 呀！  
(四平调) 怪不得昨晚得一梦，  
梦见金龙落房中。  
我这里向前走忙跪定，  
尊声万岁将我封。

正德帝 (白) 下跪何人？

李凤姐 (白) 李凤姐。



正德帝 (白) 跪在孤王的面前, 做什呀?  
李凤姐 (白) 前来讨封啊。  
正德帝 (白) 你方才说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 我是不封的了。  
李凤姐 (白) 你封了我, 我家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呀?  
正德帝 (白) 越发的不封了。  
李凤姐 (白) 当真不封?  
正德帝 (白) 当真不封。  
李凤姐 (白) 果然不封?  
正德帝 (白) 果然不封。  
李凤姐 (白) 不封也罢。  
正德帝 (白) 慢来! 慢来! 哪有不封之理。李凤姐听封。  
李凤姐 (白) 不怕你不封噢。  
正德帝 (四平调) 那三宫六院俱封尽,  
封你闲游嬉耍宫。  
李凤姐 (四平调) 叩罢头来谢龙恩,  
正德帝 (四平调) 用手搀起爱梓童。  
李凤姐 (四平调) 我低声儿问万岁,  
今日欲往何处去?  
正德帝 (四平调) 孤王打马奔大同。  
李凤姐 (四平调) 今夜晚就在这梅龙镇,  
正德帝 (四平调) 游龙落在凤巢中。  
李凤姐 (白) 军爷请呀。  
正德帝 (白) 请到拿里去?  
李凤姐 (白) 请到卧房。  
正德帝 (白) 哎呀呀, 我怕呀!  
李凤姐 (白) 你怕什么?  
正德帝 (白) 我怕你哥哥回来。  
李凤姐 (白) 我哥哥回来, 有我担待。  
正德帝 (白) 如此说来, 李凤姐!  
李凤姐 (白) 君爷!  
正德帝 (白) 梓童!  
李凤姐 (白) 万岁!  
正德帝 (白) 噤声! 随我来呀! 哈哈……  
(同下。)  
(完)